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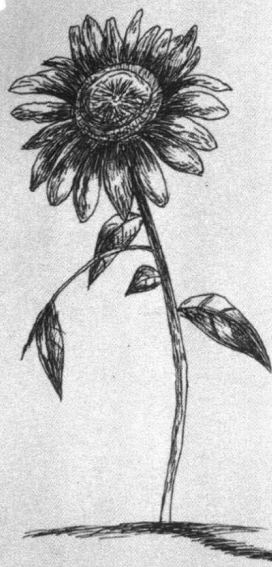
从不肯承认，是爱情树下一瓣落花的，
是我，在你面前的姿态。



因为
坐在爱情的树上
是你的姿态。

一生一次的花开

连谏



一生一次的花开

连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一次的花开/连谏著.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5.1

(女人花丛书)

ISBN 7-5432-1112-2

I. 一... II. 连...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4982 号

责任编辑 余佐赞

版式设计 罗 博

封面设计 施晓颖

技术编辑 徐雅清

一生一次的花开

连 谏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字数 141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10 500

ISBN 7-5432-1112-2/I·191

定价: 17.00 元

如有印订质量问题,请与公司管理部联系。T:56628900×813

每颗心都有缺口(代前言)

源于2001年的夏天,忽然地开始了厌倦,却不知,究竟是厌倦了什么。

很多时候,伏在窗子上,看街上的人,看街上的店铺,仿佛所有的人都拥有比自己更多的快乐与幸福,那些浮在别人脸上的,暖而满足的笑,是我的,快乐缺口。

尔后的今天,我终是知道,所有的快乐都有缺口,倘若行于街,我亦是他人眼中,诸多张幸福的面孔之一,在走出家门之前,每个人都备好了一张被虚荣早就粉饰得天衣无缝的脸,愉悦并诱惑他人的视线。

除却自恋,我的缺口算得了什么?于是,在一些个不同的网站,我固执而矫情地把自己ID背后的签名写做:一粒旋转在城市上空的尘埃。它跟在我稀疏的帖子后面,宛如不曾遁形的尾巴,倔强地坚持着我的人生态度。

曾逢了若多人,说起人生的意义,这个很多年前,让我想得夜不能寐的问题,而许多年后的今天,它已被我的思维放弃,有那么多比我深刻且睿智千万倍的人思考过了,可是,除了折磨心灵,他们,都没告诉我答案,我不过是一庸常的市井小女子,早晨能了无心事地偎在床上看晨曦渗透了橘色的窗帘,将我的世界笼罩出一片暖意,在这片暖意里想些许远去的人与故事,想一下将在晚餐桌上摆上怎样的美食,可快乐饕餐,就好。

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朴素主义的女子,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让我目瞪口呆的礼物,除却爱情,并以此为荣。

我把爱情归于理想,因理想与现实,始终保持若既若离的距离,就如某天,我的朋友以无比惆怅的口吻与我道来:我不是不相信爱情,而是,不相信人性。

一剑封喉的绝望与无奈。

只是,若是无情,那些流转于万丈红尘的心,该是多么空洞,只好,去依赖亲情,幻想爱情。

我们的心上,都有一个缺口,那是,任爱,在进出之间途经,所以,倘若,在含首之间,你便洞悉了心上的缺口,勿需张皇,勿需遮掩,有爱往来的熙熙攘攘,赢过所有貌似完美的寂寥。

人生,不过一场——热闹。

爱情,不过一次又一次——患不完的流行感冒。

连 谏

2004年12月14日

目 录 >>>

Nuan Xie Bian Di

暖 屑 遍 地

- 3 等爱的日子
- 12 父母的礼物
- 20 我知道儿子去了哪里
- 29 穿过母亲的沉默
- 37 暖爱无痕
- 44 阳光的声音
- 46 回首
- 49 女儿的苹果园
- 53 签在掌心里的名字
- 62 逃离喧嚣
- 67 请让我们收起有害的善意

Yin Shi Nan Nü

饮 食 男 女

- 75 咫尺天涯

- 83 寂若残汤
- 90 终渡瑶池
- 95 旧嗜成饵
- 102 有些爱,不必追忆
- 110 草环新娘
- 116 坐岸观花
- 123 落花
- 134 你不是我的天堂
- 142 薄墙旧事
- 155 穿过路口到达你的爱

Xian kan liu nian

闲侃流年

- 173 花心男女
- 179 当爱情成为一颗龋齿
- 186 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方程式
- 192 在旅游城市当地主
- 199 香车臭干子

- 188 百般无趣
- 191 食之讪讪
- 194 每个地方都有好景色
- 200 蓝颜知己
- 204 绕道买信任
- 207 婚姻是件羽绒服
- 211 无罪地老去
- 215 异声

Luo Hua Rao Zhi

落 花 绕 指

- 221 面对尘世
- 225 一生一次的花开
- 228 有一种疼
- 231 掉进青岛这个浮华的陷阱
- 241 青岛男女
- 245 哭泣
- 249 我爱藤编

252

似水年华

253

除却无言,还是不语

262

无药可医

267

青岛的海鲜

□ 一生一次的花开

暖屑遍地

NuanXieBianDi

暖屑遍地



从不肯承认，是爱情树下的一瓣落花的，是我，在你面前的姿态。因为，
坐在爱情的树上是你的姿态。

等爱的日子

我们家居住的老楼，有近百年历史了，是早年日本占领青岛时修建的一批日式老房子，木格子窗、木地板、木楼梯，人一走动便咯吱咯吱直响，买所新房子搬离老楼，一直是爸爸妈妈的愿望。有一段时间，爸爸和妈妈好像下定了决心要买房子，一有时间就凑在一起热情洋溢地谈论房子，妈妈告诉我，会有向阳的一间给我做卧室，让我每天早晨的第一眼就看见蓝天白云，卧室隔壁是我的书房，装我心爱的书和钢琴。

说完之后妈妈就满脸期待地等我反应，我不敢看他们的脸，只能盯着自己的手指掩藏所有的表情：我喜欢老房子。

爸爸和妈妈面面相觑，他们不明白这栋人一走动就四处呻吟的老楼究竟有什么让我留恋，就像我不能解释为什么喜欢老房子一样，我不能跟他们说原因。

一直以来，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到这个家时我已五岁，五岁的孩子已能模糊地牢记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很多年来，尽管爸爸妈妈很爱我，很多时候，我想问问他们，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要抛弃我？面对他们慈爱的目光我却张不开口。

五岁时的一幕记忆，一直是我们之间小心翼翼回避着的话题。那是个冬天，亲生父母用单薄的衣衫裹着我，站在爸爸妈妈的客厅里，他们之间交流了什么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时还不是妈妈的她摸摸我的头，说可怜的孩子。最后，父母松开我，让我叫陌生的他们爸爸妈妈，我拽着亲生父母的衣角不肯松手不肯叫，亲生母亲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摸出仅有的几张毛票塞给父亲，父亲攥着那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冲进寒风里，不久，他擎着一支被风吹歪的蓬松的棉花糖回来，我松开手去接棉花糖，他们却趁机转身冲出门去，我扔了棉花糖，把着门喊爸爸妈妈的凄厉哭声，一直一直没有随着岁月的更迭而消退，顽固地停留在记忆里。时光一年又一年地流过去，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亲生父母狠下心来割舍了仅仅五岁的我？总认为会有那么一天，亲生父母会回来找我，尽管随着岁月流逝，他们像是隐匿进了茫茫的人海始终没出现过，但这个带着浓郁传奇色彩的希冀，从未在我心里湮灭过。

我离开老房子，一旦他们回来，会找不到我的，所以，每当爸爸妈妈跟我说新房子的事情，我总以种种借口表示自己喜欢老房子，他们不会知道藏在我心里的秘密，爸爸妈妈都是善良

的人,如果一旦知道含辛茹苦抚养了二十年的女儿依旧在想念多年以前就离开的亲生父母,一定会失落和伤感的。

爸爸妈妈并没有因我的态度而搁浅买房计划,2001年春暖花开时,爸爸妈妈买了新房子,一天到晚忙碌着装修,不时问我的房间该设计成什么样子,我说随便吧,你们喜欢的我就喜欢。有时,我心里会跳出这样的念头:因为亲生父母知道我们住在这里,所以,他们比任何人更急于搬离这里。

我知道,这样想对于爸爸妈妈很不公平,但,很多时候,我愿意用这样的想法平衡一下稍稍有点罪恶感的自私。

春末,新房子装修好了,爸爸妈妈张罗着搬家,我无动于衷,好像搬家根本是与我无关的事情。搬家的周末,我看着搬家工人把所有的往事痕迹一一搬到了车上,对着越来越空荡的老房子,我的心也空了,好像在内心闪烁了多年的希冀正随着搬家而烟消云散,我坐在窄陋的阳台上,望着街道,黯然的神伤悄悄袭来。

妈妈指挥着搬家工人搬我的小床时,我按着床,流下了

眼泪。

妈妈诧异地看着我，那一刻，一个念头是如此的坚决：妈妈，我要住老房子。

妈妈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她打电话叫来了正在新房子里安排家具的爸爸。

我低垂着头，坐在他们面前，他们关切地询问我为什么一定要住在老房子里？

我只是哭，不说话。

最后，爸爸和妈妈叹了口气，让工人把搬到新房子的一些生活用品又搬回来，末了，爸爸妈妈说：小芷，不管你因为任何原因要留在老房子里，你知道，新房子里有我们给你留好的卧室还有书房。

他们慢慢走了，我站在窗口看，二十年了，他们的背影不可遏制地被岁月沧桑了，脚步有了蹒跚的痕迹，我真的不是想

遗弃他们对我的爱,我只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捡回另一份远去的爱。

爸爸妈妈搬走后,我白天要上班,老房子的门是锁着的,我担心亲生父母万一找过来,敲不开门失望地离开,我在老房子的门上钉了一个小木箱,里面永远地放着一张纸条,我是小芷,晚上在家,这是我的联系电话。

下班回来,我常常看见原来有些凌乱的房间,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甚至我没来得及洗的衣服也洗净晒在阳台上,锅里热着我最爱吃的饭菜,是妈妈来过了,她一直是个隐忍而善良的女人,喜欢用行动而不是语言表达她的关爱。

那阵子,越是一个人越是寂寥里,等待亲生父母出现的念头越是激烈,总觉得离他们出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对妈妈所做的一切,我有点忽略,甚至我去新房子看他们都是行色匆匆的,好像耽误一会时间就会错过了与亲生父母的相聚。

而善良敦厚的爸爸妈妈没想到这一点,他们以为,我和所有向往过独立生活的年轻人一样,喜欢不在父母身边的一

种天马行空的自由。

一晃一年半过去，我期待出现的场面迟迟没到。

我甚至想，或许即使亲生父母知道我住在这里也没勇气来找我，毕竟是他们抛弃了我，不能肯定我会不会原谅他们，我苦思冥想，怎样让他们明白我的想念？那个著名的黄手帕故事启发了我，我决定做一件事情。

一个周末，我到新房子看爸爸妈妈，饭后，我吞吞吐吐问妈妈：我五岁时穿过的衣服还有没有？

爸爸和妈妈看着我，很久没说话，妈妈起身，拉开衣橱，从最上面的柜子里摸出一个小盒子，她递给我时，手颤抖了一下，我打开，里面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是我进这个家时穿着的衣服，上面的花色已经很淡了，像经历了太多的风吹日晒。

五岁时穿过那么多衣服，一开口爸爸妈妈便知道了我要的是哪一件。